



和16
1601
10



和 16
1601
10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七

邑後學沈復榮編輯

哀纂七 中興金鑑錄二

近鑑篇

皇諸目法後王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近古而以
中興著者有宋高宗臨安啓祚延及百年然溺志偏
窳而忘父兄之大仇千古有餘恫焉繼宋而作者取
法恒於斯取戒恒於斯述近鑑

宋高宗皇帝

帝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嘗為質於金營而宋使
姚平仲劫金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連發中的意
其將家子因卻還使肅王代之既復遣王奉使講解至

磁州金虜信日逼爲民所遮留蓋天意云在位三十六年。靖康初欽宗受禪金將幹離不遂圍京師欽宗遣李稅如金師議和割三鎮之地與金并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牛馬萬頭采緞百萬疋李綱執不可請一決戰弗聽因罷綱以謝金人而金師乃退未幾金粘沒喝同幹離不復率師南下次於京師馮澥如金師求成不許遂進攻通津宣化門登城城陷金人復宣言議和乃邀上皇出郊欽宗請以身往因奉表請降留二宿還時帝帥師入衛次於東平宗澤履冰渡河見帝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宗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帝遣澤先行旣而欽宗遂割兩河以畀金見羣臣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二年欽宗如金師金人逼之易服李若水死之二月金人以道君太上皇章后諸妃諸公駙馬都尉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御史馬紳吳給秦檜等共請立嗣君金人怒執檜去。五月張邦昌迎廢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遣人至濟州迎帝時呂好問進言於邦昌曰相公眞欲立耶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直兵威耳爲相公計宜亟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從之。

建炎元年

丁未即靖康二年

夏五月帝即位於建康時徽欽北狩

中外無主元祐孟皇后降手書告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位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詔下宗澤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處四方漕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帝遂決意趨應天府命築壇於府門左是月庚寅朔登壇受詔慟哭遙謝二帝大赦改元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右首記建炎受命

臣

謹按此時孟后在東京高宗

獨不當於東京即位乎乃退而趨建康朱勝非不足責宗澤亦為是言勸帝耶失此一著後事便不

可為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黃汪蓋藩邸舊臣帝推從龍功故首擢用之小人從此進矣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推定策功

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欽宗嘗錄裴度傳賜綱綱具言吳元濟以環蔡區區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一以度況臣實為非倫且諸葛亮出師表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為言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

除而小人在朝盡善根本浸長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恥雖古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尙猶混淆於朝翕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炤察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乃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上之欽宗時惟和議是信不用再貶綱寧江全兵復至始自悔其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卽帥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陷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唯其英故用心剛足以莅大事而不爲小

之所援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用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開在昔人君體此道者唯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爲法

按當時使淵聖不貶李綱豈至有靖康之禍高宗能終用李綱必成恢復之功而始終以和字誤幾不審力不

斷也致仁賢屢進而屢退不亦深可惜乎

立御營使統天下勤王兵以黃潛善爲御營使汪伯彥兼副使論靖康主和誤國奉使割地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稅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於遠州

詔修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跡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

官
按紹聖中章惇蔡卞欲去元祐之人遂變元祐之法又

密... 卷十七
慮元祐之人復用至誣以廢立之罪謗及宣仁言及廢
哲宗也小人之忍心害理一至於此事久論定是非炳
然日星小人亦復何益但人君不能辨之於早而力持
之致時事日非國社淪亡嗟悔何及矣
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
潛善等沮之故出

按此小人沮君子一事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
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
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
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
臣之謀始割三鎮再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

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民無所繫望天下
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有五利奉社稷保陵寢
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
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
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
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曰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
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
帝留之乃貶所言職安置江州

按此小人沮君子二事

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入對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
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乃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爲天下臣民推戴內修外攘
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
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
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
要說皆中一時之病臣今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
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禦
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未皆失之
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以守爲策俟吾
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
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
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
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嘗式

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皆
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之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
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
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
之士而受僞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
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兵政久廢士氣怯
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
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
政本謂政出多門紀律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
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
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
弟恭儉以副海內之望而致中興也翼日頒綱議於朝唯

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發綱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方國家患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宗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其僭逆始末如此豈可使之在朝廷詔貶邦昌安置潭州并安置受僞命臣僚王時雍吳开莫儔李覲等旣而邦昌伏誅又論殺諫議大夫宋齊愈詔諸路訪死節之臣以聞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義死節者在內唯劉韜李若水在外唯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贈韜爲資政殿大學士若水爲觀文殿大學士又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帝此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州六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

兩路士民兵將所以爲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恩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地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唯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方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以張所傳亮薦焉

右紀建炎初政進退人才之槩

臣

謹按高宗初卽

位而卽用從禁之黃汪小人據腹心之地矣又何

有於李綱一人乎此時邪正尚在相持間帝心未決一容容而易昵一落落而難親勢必小人進而君子退而宗澤張所已爲之兆矣此逐綱之漸也然自綱入朝而首伸箝迹馮卨之誅天下始知有綱常大義南渡之業卒基於此昔人所謂李綱入而成朝廷也

還元祐黨人官箴

先是神宗朝用王安石而用新法屏逐司馬光等及神宗崩宣仁太后擁哲宗至廉首濯司馬光爲相諸正人咸用事立罷新法十餘事逐安石之黨未幾光薨宣仁晏駕哲宗新政小人羣起而攝其位首罷呂公著程頤等而其時諸君子又自相矛盾爲紛雜蜀朔三黨遂有

劉子全書編卷一
黨人之說章惇用事三刻之端禮門示不復用且連加
貶竄凡一百二十人迄於徽宗之世譏議無虛日云附
朋黨論

仁宗時歐陽文忠修著朋黨論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
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
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
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
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
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
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
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選
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
共工讎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
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
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
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
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
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
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
興後漢靈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
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
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

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
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
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
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
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
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
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
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
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仁宗時杜
富韓范等執政歐陽修余靖等為諫官欲盡革弊政致
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等不悅首擊館職名士十
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
修乃著朋黨論以感悟人主
○蘇文忠軾著續朋黨
論曰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

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
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
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
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
易閒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
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
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
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
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
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
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
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也齊魯

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忍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

早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一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如此則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罹仇人之害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

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右記黨禁初弛

臣

謹按黨人之說小人所以錮君

子之別名也苟以錮君子而已則當高宗之世始焉用黃汪而李綱遂終焉用秦檜而趙鼎逐岳飛誅死安往而非黨人之禁馴致後世復有僞學僞黨之說以加朱蔡而宋祚遂不可爲是終宋之世以朋黨二字誤人國也而爲之人主者止知元祐之黨人宜罷而不知建炎之黨人正殷後之視今今之視昔千古一律所恃人主秉知人之哲而不惑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途亦何黨之足患哉故君子以格君爲大誼而以小人爲緩著且以嚴於自

治爲良圖而以勝小人爲敗道歐陽之論頗當矣猶未返其本也若蘇子其亦不得已而濟所不逮與苟求其說內君子而外小人可也

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未行李綱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雱往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輸財

從李綱議

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

以范致虛知鄧州命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爲巡

幸計而黃潛善等陰倡和議阻之

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澤在襄陽會金人有割地之謀澤乃上疏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

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爲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賊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絲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以挫敵師○宗澤招降諸大盜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耳真定懷遠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試之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

連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
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
意幸東南不報

詔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
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
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
之勢遂傾不復振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
泣旣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
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
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
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得乘閒以擾內地盜賊亦將
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

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
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
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
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
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
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
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
而黃潛善汪伯彥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
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罷河東經制使司召傅亮還行在李綱乞避位不許綱言
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
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阻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

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不納竟罷經制司而罷亮綱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李綱罷綱力求去於是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前綱以僭逆附會殺宋齊愈黃潛浚素與齊愈厚且潛善客也黃潛善汪伯彥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提舉洞霄宮太學

生陳東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又疏請帝親征以迎二聖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帝怒言不亟斬將復鼓衆遂駢斬於市許翰為著哀詞而乞罷許之

按高宗他日御製祭卹陳東曰使萬世而下罵朕為不仁不智之主其悔過之誠如此何意他日又殺岳飛耶則此罵此名又何時而道耶哀哉

安置河北招討使張所於嶺南

右記君子小人進退之關 謹按李綱一人之用

舍實係南宋興亡李燾云白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德攘夷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

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
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簡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
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幣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
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做保甲弓箭
而官爲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
北王燮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荳
樊鄧爲必取中原之計此朱子所謂李綱入而成
朝廷也

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
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
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其
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汪

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
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幸揚州

建炎二年

戊申

金人分道南侵遂陷西京

金人取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

按重爲徽宗朝進士嘗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等直節凜
然有素云

金人取鄧州按撫使劉汲死之

金人取淮寧府知府向子韶死之

宗澤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行待時而
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雒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
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
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

陛下見幾乘時而已若規規爲偏霸之謀豈非可鄙之甚乎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弟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帝感其言而不果用澤前後請帝還京凡二十餘疏竟以憂積成疾卒

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尚書左右僕射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浚極言金人必來勸請豫爲備二人以爲過計而笑之

濟南知府劉豫降金金立爲齊帝

三年己酉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報至帝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張選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金人追至揚子橋而去時黃潛善汪伯彥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而會食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鶚至江上軍士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鶚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澂因論潛善伯彥大罪二十帝悟其奸罷相去

右記黃汪誤國之罪

臣謹按李綱去而黃汪獨持

國柄驟致金師南下帝幾不免焉君子小人之用

舍係國事安危如此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苗傅自負世將有勞於王家以戴淵驟遷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劫帝傅位皇太后請元祐太后同聽政赦書至平江張浚謀起兵討賊與呂頤浩會師勤王韓世忠繇海道將赴行在張浚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浚任之公無憂也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浚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未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憂恐不知所爲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傅等遂率百官朝帝於睿聖宮帝復位勤王師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浚劉光世繼之翊衆少怯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斬於是士卒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世忠入城手執賊黨王世修吳湛屬吏俱斬於市仍率兵追賊獲劉正彥於蒲城苗傅於建陽歸於行在

范瓊有罪下獄死初二帝北狩瓊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入朝見帝惇慢又乞貸苗劉等

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飲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上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

右記靖康內變

臣

謹按內變亦黃汪餘毒

帝下詔求言且以四失罪己一日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

曷不一言以蔽之曰知人不明

帝聞金師將至召諸將議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備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燮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京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義死之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帝乃如明州

帝航於海

金兀朮入臨安府遣阿里蒲盧渾追帝於明州

四年庚戌春正月帝舟居於海金阿里蒲盧渾襲帝於章安

張公裕敗之帝遂如溫州泊於港口尋還越州

韓世忠大敗金兀朮於江中先是世忠移師江上以待知兀朮必登金山龍王廟以覘虛實乃遣人伏廟中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兵先出止獲二騎其三騎馳去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躍而免乃兀朮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其衆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窮蹙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有閩人王姓者教之世忠始敗七月金兵北趨陝按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金人自此不敢復渡江

右記高宗播遷 嗚呼國無人誰與立國猶幸有世忠一捷

秦檜還自金師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至是縱之還帝先命見宰執廷臣多薦之者帝稱其朴忠至爲之喜而不寐曰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遂拜禮部尚書尋拜同平章

右記大姦始進 臣謹按秦檜以蓋世之姦爲金人

作內應而帝乃稱之曰佳士安得不爲夷狄所侮吳玠大敗金兀朮於和尚原金人自起海角犄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相拒遂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少怯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

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鬚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卹深以爲愧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刼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衆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紹興二年

壬子

帝如臨安

貶給事中胡安國提舉仙都觀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潛善惡之遂罷去潛善死復召爲中書舍人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

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會呂頤浩薦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繫國家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遂落職謝良佐曰康侯

安國字

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檜專主和議嘗陳二策欲以河北

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塞至是播告中外

初置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故置之自此大為東南民害

金人入與元劉子羽吳玠擊敗之金攻宿關劉子羽命田晟守饒風關遣人召吳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引兵援之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以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撒離喝遣十人馳書招子羽子羽斬之留其一縱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者十五六癘疫且作自褒斜還興元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墜溪澗死者不可勝數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

岳飛大敗盜彭友於雩都虔吉平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之初飛在東京以秉義郎犯法當刑宗澤一見釋之曰此將才也累立戰功至統制

四年

甲寅

吳玠及金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

以趙鼎知樞密事尋同平章事制下朝士相慶

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么陷襄陽六郡岳飛請取襄陽為恢復根本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上從之飛渡江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襄漢悉平移師次於安德軍聲大震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按襄漢為江表上流自飛有此捷南渡之業方成而飛

功爲最大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舉朝震恐趙鼎勸帝親征帝自將禦金師次於平江府金齊之師日逼羣臣勸帝他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帝因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趙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墩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至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謀歸之意會雨雪金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憤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兵還兀朮旣去劉麟劉貌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智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

按高宗南渡以後全賴此親征一舉直是我進一步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恥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赤縣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強敵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
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
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自保據一隅以苟目
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沒不務恢復若今歲
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
以消耗何以圖敵惟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
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
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
甸荆襄間也今當以淮甸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
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
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東路以揚州爲帥府而以江
東財用給之西路以廬州爲帥府而以江西財用給之荆
襄以襄陽爲帥府而以湖北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
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
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如淮東西之帥則當
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
路州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若落落難
合然在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
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
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陳之間因
敗決勝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
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
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
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

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畧則臣願先爲自治自強之計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在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追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啟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創懲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長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則將退避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波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維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

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輻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

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

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

五年卯乙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

都督諸路軍馬喻榜聞之日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推

長若同處相位萬一有不合或當去

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

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

岳飛受命討楊么於洞庭先遣人招諭之其黨黃佐降飛

表授武義大夫復遣佐至湖中令可勸者招之可乘者擒

之佐感泣願以死報會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浚曰

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黃佐襲周倫皆設之

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飛以王燮無功皆其統制任士安

不受燮節制故也鞭之使餌賊曰不平斬汝矣士安宣言

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

士安戰急伏四起賊走有旨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黃佐又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乃復遣欽至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銑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賊營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水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破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溺死飛入賊壘諸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萬餘巨舟千餘艘果八日捷書至潭張浚曰岳侯神算也

按楊么擁二十餘萬衆陷襄陽六郡恣掠湖漢間官兵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而王燮承王命連攻數年莫能動毫末飛至湖八日滅么而平其巢穴兵法所謂兵貴神速未覩巧之久也將不得其人勞師傷財而復養成賊勢如王燮者比比而是爲君相者可不慎於擇將乎

六年_{丙辰}岳飛使王肯敗劉豫之衆於唐州上疏請進師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劉豫分道寇淮西張浚使楊沂中帥師禦之敗去

右記南師小勝

臣謹按是時秦檜猶未用事而趙

鼎張浚輩爲之僂力於內也

趙鼎罷初張浚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朝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岳飛一回人心解體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

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辛多從浚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

按回蹕之說終當以張浚爲正但進取機宜自合另商七年丁何薜還自金始知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張浚請遵以日易月之制帝勉從所請詔外朝以日易月宮中仍致喪三年

按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漢文始有以日易月之遺詔謂天下臣民耳而景帝竟冒昧以身行之後世相因爲千古大憾高宗能不聽張浚之請而致喪宮中宜其保古江南延祚百年也迨孝宗斷行三年日自我作古抑又賢矣

岳飛數言恢復帝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

秦檜主和議忌之請詔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命呂祉以都督參謀領之何如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聽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浚怒奏飛積慮在併兵奏贖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張宗元判官監其軍綱目斷云書稱知論呂祉不習軍旅後果漏洩軍情以致酈瓊劫軍叛降劉豫論德瓊不相下後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當國君子惡可不以公道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詔岳飛入朝遂遣還鎮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

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

安置張浚於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獨秦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怒未釋鼎力懇此事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舉措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殉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命尹焞為秘書郎仍兼崇政殿說書焞始就道聞陳公輔攻程氏之學至九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遂不至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送焞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

退矣趨召入見故有是命

八年^{戊午}金人襲汴廢劉豫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

不報胡安國進春秋傳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繇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帝嘗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

按春秋之義莫大於復仇高宗亦曾讀得一遍否帝至臨安自是定都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繇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制下朝士俱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

趙鼎劉大中罷

詔侍從臺諫詳奏和金得失先是禮部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檜大怒猶慮羣言乃詔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玕尹焞李彌遜梁汝嘉樓炤蘓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

景夏嘗明范如珪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李綱
上疏畧言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必不可和疏入不省
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
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
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
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
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
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
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
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
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
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
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
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
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
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
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今虜決可和盡
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
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
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
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

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所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切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廣州都鹽倉金虜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

按朱子曰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

九年己未金人來歸河南陝西之地

以和議成也

以尹焞爲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固辭不拜

焞以和議爲非故不拜

加岳飛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許

竄澧州推官韓絛於循州

以上書論和議也

貶兵部侍郎張燾知成都府先是遣燾詣河南修奉陵寢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讎也因極言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讎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歲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秦檜患之遂貶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爲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右記和議

臣謹按趙鼎去而秦檜復相和議成天

理滅矣宋不可以爲國矣

十年庚申金人敗盟南侵兀朮至東京留守孟廋以城降之
河南州縣皆復爲金

金烏祿侵南京留守路允迪以城降之

金李成侵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

金撒離喝取永興軍陝西州縣皆降之

按曾開李綱等數十人力爭和議之非其於虜情如燭
炤而數計高宗不悟惟檜言是聽迨金人分道南侵所
歸之地復失非韓岳諸人幾復蹈航海之轍則帝亦可
以悟矣乃國勢方張北虜可滅而復用檜謀殺飛逐鼎
屈膝求和一時君臣良心漸滅至此

烏祿圍順昌府劉錡敗之六月兀朮來戰錡復大敗之棄
尸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
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嘗以下皆鞭之
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
成功旣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
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
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
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吳璘使李師顏敗金人於扶風拔之

岳飛將牛臯敗金人於京西

郭浩使鄭建充敗金人於醴州拔之

王彥敗金撒離喝於清溪嶺撒離喝走還鳳翔

韓世忠使王勝成閔大敗金人於淮陽軍

岳飛及金人戰於蔡州敗之復其城

張浚使宋超敗金人於朱家邨

胡世將使田晟大敗金人於涇州

岳飛使張憲敗金韓嘗於潁昌復潁昌及淮寧府

岳飛使郝晟敗金人於鄭州復其城

知河南府李興復汝州遂敗金人於清河復伊陽等八縣
李成遁去

韓世忠使王勝復海州金人來救大敗之

王德復宿州遂會張浚於城父金烏祿及酈瓊棄亳州遁
去浚入亳留二日而還次於壽春時酈瓊與烏祿在亳聞
德至日夜又未易當也卽引去德請浚曰今兵威已振宜
乘勢進取浚不從而還

岳飛使張應會復永興軍

岳飛大敗金兀朮於郟城

金兀朮侵潁昌岳飛使王貴敗之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

殺兀朮婿夏金吾

岳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於洹曲

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金人大恐

岳飛大敗金兀朮於朱仙鎮兀朮走還汴飛遣使修治諸

陵

岳飛奉詔班師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
衆歸飛繇是金人脇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
相澤潞晉絳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興師與官軍會其所揭
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
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

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劔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訖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嘗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因上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偃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

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拜謝而已

以張九成喻樛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九成從楊時學紹興初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且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

大爲心無以驚憂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奸皆中興之本也且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爲天子冬不能溫夏不能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於心豈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擢置首選及爲刑部侍郎屢以和議爲非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十一年辛酉王德復和州兀朮退師昭關德又敗之復昭關楊沂中劉錡及金兀朮戰於柘臯大敗之遂復廬州韓世忠楊沂中張俊劉錡皆奉詔班師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錡自順昌之捷驟貴俊沂中嫉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

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

罷知溫州王居正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溫州不爲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之學根據六經枵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爲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下萬壽觀使岳飛於大理寺獄秦檜必欲殺飛張俊諂檜密謀誘飛部曲王俊等誣飛手書有異謀又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令王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付俊鞫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成獄帝曰刑所以

劉子全書編 卷十一
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飛笑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中丞何鑄大理寺卿
周三畏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
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言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
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知万俟卨與飛素有怨遂改
命卨卨誣飛受詔逗遛大理卿薛仁輔等寺丞李若樸何
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檜皆不
聽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手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
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
字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
憲皆棄市于鵬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貲徙之嶺南於是薛

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
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言
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酌酒相
賀云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仇虜爲念自奉
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
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
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
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
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卒有取民蔴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殉卒夜宿民開門願
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饑死不擄掠卒有疾飛躬
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

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殞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按帝曰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是帝不欲殺飛也帝不殺飛而檜殺之檜殺飛而帝仍不知也哀哉

十二年^{壬戌}和議成以何鑄使金奉表稱臣金人乃歸徽宗皇帝顯淵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按和議成金冊高宗爲宋帝帝者中國所自立上受

命下應人心者也所傳者二帝三上之統所踐者祖

列聖之祚高宗乃受金表冕冊而稱臣倫常掃地履冠倒置檜之罪在萬世矣高宗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加以師保之尊公侯之爵詩不云乎所可言也言之醜也檜之自爲計得矣其如高宗何

右記和議成臣謹按和議初定金人卽分道南侵則已知和之不足恃矣旣而劉岳諸將僇力中原一鼓而進滅賊在旦晚而檜必欲殺飛以固金人之好甘心忘父之仇而不顧或曰此時諸將專橫得無洶洶言苗劉之禍與乃飛等專兵於外非肘腋比也不敵人自慮而先操同室之戈只爲小人舍不得富貴其惡遂至於此

秦檜以子燾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北還爲己功自頌其事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十三年癸亥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皓留金十五年還入見求郡養母上謂皓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蘓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初皓在冷山聞徽宗崩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惜史氏失錄朱弁之文則有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之莫逮淚灑冰天

十四年甲子金殺行人王倫初欲以倫爲平灤都轉運倫不從脅以威拒益力金杖其使俛縊殺之倫遂冠帶南向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介將命被留欲汚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聞者哀之

按王倫可謂補過矣未必非胡銓當日一激之力

禁野史

徙趙鼎於吉陽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無子宜俟親子乃立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范冲邪謀以微福蓋冲爲皇子翊善故也遂有此謫鼎謝表有曰臣西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殺檜見此老嘔強猶昔乃矯詔趙鼎與李光遇赦永不簡舉且令其再月具存亡鼎遣人與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

石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正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天下聞而悲之

二十年

庚午

施全刺秦檜於道中不克檜逮送大理親鞫之

全日舉天下皆欲以虜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檜矯詔磔之於市

二十五年

亥

秦檜死初檜將誣張浚李光等五十三人謀

大逆獄成檜病不能書獲釋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在位凡十九年劫制石父創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恥者以誣陷善類為功又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與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開門受賂富敵於國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

按檜死六年而金人敗盟前後和議者二十年

以湯思退兼權參知政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自外不敢辭思退以為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復安置特進張浚於永州秦檜死浚得放還會星變浚上言金人勢必南侵沈該万俟卨湯思退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惟欲受命於金疏進万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

二十九年

己卯

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先是道夫使金

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

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思退疑其引
用張浚故貶

三十一年^{辛巳}金使高景山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淵聖皇帝
之喪

右記和議偷安

臣謹按和議成而江南不復言兵

事者垂二十年若可以苟幸目前矣然其如天理
民彝何哉是時秦檜死万俟卨湯思退嘗用事豈
所謂已死於鴆毒而又懷之者

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金主亮大舉入寇分諸兵爲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妃嬪
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氍毹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
震

金人侵黃牛堡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
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
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卽馳進接剛中又以蠟書抵張
正彥濟師西師大集璘將王彥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又
遣別將彭貴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勢復秦
隴洮三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
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夏浚復泗州

高平人王友直復大明府遣使入朝

金遣蒙恬鎮國攻海州宿遷民魏勝以義兵迎戰大敗之
沂州民壁蒼山擁兵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守滕焮
告急於勝勝提兵救之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

擊金人望見知其爲將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
金陣門復合戰移時被數十創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
矢踏勝步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
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
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趣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
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
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勝爲矢所中自鼻貫齒不能食督
戰益力殺鎮國金兵死傷多乃引去金主渡淮慮勝覘其
後分軍四萬攻海州圍之會浙東副總管李寶遣子公佐
覘賊至海州遣人報之寶遡風赴援金人不意寶至乃引
去勝出城迎寶遂俱次於唐島
王權違劉錡節制師敗於昭關

金亮入廬州帝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
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
已自寬明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聞者審爾大事
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
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乃請下
詔親征從之

劉錡有疾召還鎮江錡旣南渡兩淮不可守矣金人侵瓜
州錡所留姪沆禦之敗績錡聞沆敗因憤悶疾益甚
召張浚判建康府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
斥浚遇東來者戒勿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
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
進焉

虞允文大敗金師於東采石金主亮遂趨揚州乙亥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刑白黑馬祭天誓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摧敗軍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金主踞坐其下兵凡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戰船爲五其二並東南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金主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鯨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敵兵不死於兵者金主悉敵殺之允文犒將士曰敵今敗明日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願一戰以決雌雄後

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會金人殺其主亮於瓜州允文還自鎮江入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天性公忠朕之裴度既而因金亮爲下所殺師北歸

三十二年_{壬午}帝至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阻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右記南渡之業

臣謹按自金人敗盟國勢震崩幸

采石一捷而小定會金人內變還師蓋亦有天幸焉而用人之得失關國事安危果何如也耶

六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太祖之後也自皇子勇卒帝訪而育之宮中至是立爲皇太子尊禪以位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臣謹按高宗卽位以後始焉惑於黃汪而逐李綱既

焉惑於秦檜而殺岳飛與趙鼎必欲成和議屈膝稱臣於虜至忘大仇而不報天理滅矣推原其故總爲不敢以其身爲二帝之續寧處小朝廷以偷旦夕之安而賊檜遂得以身家富貴之見中帝心

而相得益章有以也然溫厚謙恭猶有人君之度
焉故亦得傳國百年豈易所謂貞疾恒不死者乎
仍錄其小善如左以見南渡之業亦非可以倖致
也

帝嘗謂胡銓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飲酒過度未
嘗不悔銓奏曰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謹畏如
此臣見聖德日增雖堯舜不及○內侍馮益上所信任頗
與外事上謂宰執曰浸不可長即日令出外於是趙鼎等
賀上威斷又內侍盧公裔致仕在蜀白請赴行在上謂鼎
曰此人極不良今若歸內侍者必欲侵外事每觀漢唐及
近時之變不得不防微杜漸對曰聖慮及此天下之幸○
帝嘗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

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楊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
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兵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
遂以成功又屢戒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
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乃得實用亦不枉費糧

芻耗蠹國計

王善 河東巨盜擁衆七十萬車萬乘宗澤降之

楊進 號沒角牛衆三十萬寇京東西河南北

楊么 衆二十萬巨舟千餘艘陷襄陽六郡岳飛八日平之

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 各擁衆數萬皆降宗澤

彭友 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雄安建昌邵武諸州岳飛至處舉衆迎戰飛即馬上擒之

祝靖 衆數萬李綱招降之

史斌 寇興州稱帝

陳通勝捷軍較作亂於杭執帥臣葉夢得王淵誅之

李忠陷商州

張遇寇池州

趙萬陷常州鎮江

鄺瓊寇光州

蔡仲寇郴州

邵青陷泗州

薛慶陷高郵州

戚方岳將降金寇廣德

曹成寇江州岳飛大敗之追至邵州降韓世忠得選兵七萬

李成陷池州歸宗澤復叛去

張琪陷徽州

桑仲陷襄陽為其黨霍明所殺

鍾相陷常德

李煜杜用丁順等王淵等分討之

范汝為陷福建韓世忠討誅之

郭仲咸陷淮陽

孔彥舟寇黃州

趙延壽據分寧

綦毋謹和尚參謀劉領誅之拔其砦

劉文舜又劉忠陷舒州

右記羣盜臣謹按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二者

之為國患自古然矣內治不修我有以示之間而彼乃得乘之竊發發不能制勢必交訐民於是乎

不堪命而國運隨之推其大端則皆朝廷

所召也亂亘古今其

一轍乎孫子謂多算勝說者又謂戰勝在廟堂不在邊陲而愚以為祇在穆清中剛明一念耳如以亂而已彼建炎紹興間金虜屢入寇而弄兵潢池數十大盜曾不足當宗岳諸人旌麾一指令當年宋高堅恢復之志無使宵小得倒持其柄而撓厥成功二患豈不一時俱了然則後之握勝算者知虜不難辦而更知辦虜復辦寇之仍自無難也主心既定則一舉念間而固已泰然享內順外威之休已

贊曰宋祚中絕幸啓高宗東京降詔建康受終既膺大

位乃忘父兄屏斥忠良崇信奸雄戮飛及鼎甘心和戎

綱淪法戮江

劉子全書遺編卷十七終

山陰後學楊鼎校刊

劉子全書

遺編

卷十七

中興金鑑錄一

是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八

邑後學 沈復榮 編輯

哀纂八 中興金鑑錄三

遠鑑篇一

歷三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八 中興金鑑錄三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上前應對
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祿山得出入禁中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至靈武羣臣五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太子乃許之卽位於靈武改元至德○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制

自今改勅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重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與事仍命韋見素房瑄崔煥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右記靈武受禪

臣謹按玄宗已有傳位之旨則肅

宗之卽位固亦無害於義矣事以權制可也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帝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帝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右記幃幄咨議

臣謹按肅宗首得李泌以居中運

籌故郭李爲用然其時有李輔國亦親幸用事獨

泌之權智稍能用輔國故輔國不致大干於政耳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閒道奏之帝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從兄杲卿爲常山太守遣人潛告以連兵斷祿山歸路緩其西入之謀杲卿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猝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雒陽安祿山數之曰汝在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

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剛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時以楊國忠譖杲卿竟無褒贈真卿泣訴於帝始得贈太子太保諡忠節仍加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用清河客李萼謀擊魏郡拔之後盧杞惡真卿欲出之及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真其人也帝乃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傳至東都或勸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與其子書但

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環繞嫚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耶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滅耶希烈不悅他日與朱滔等四使同晏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耶希烈掘坎於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劔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謝之及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

有勅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

而不動朝疑其本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

將軍乃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

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

乃夜遁守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按張巡只識得人倫二字便屹然爲江淮保障

子奇以兵趣睢陽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

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矚城

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

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

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乃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

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乃收軍還旣而子奇復

來圍日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與許遠謀以爲睢陽

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
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飯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
掘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
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
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
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
之生致許遠於雒陽六幾亦死於偃師巡初守睢陽時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亦百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
古法教戰一將各以意致一人或問其故巡曰今
與胡虜戰一變態不常戰一而有同異臨期

猝應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
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
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
於敵未嘗自備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
我不離此汝為我還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
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
眾共甘苦寒暑故爭致死力臣
謹按平原常山有真卿杲卿睢
州大陽有張巡許遠使人倫大義煥然明於一時而恢
復之業實繫之忠臣義士之有益於人國也類如
此
安祿山入長安僭號一日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眾樂

黎園子弟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附書雷海青醜朝士也

祿山大索長安三日舉公帑私財盡掠之又令府掾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弓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帝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井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

按有唐享國一百三十年其功德在人者自足令人追思雖以商紂之虐周武之仁出湯火而衽席尚有雒邑之頑民况祿山以盜賊之行入長安輒恣其搜掠安得不益堅斯民戴唐之心而肅宗遂能因民心以用郭李而成功也易非徒郭李之力也審天下之大勢而已矣其後宋高南渡兩河豪傑曷嘗不羣起而應哉而甘自棄之則和議之罪也

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績帝聞瑄名上言時事情辭慷慨軍國之事多謀於瑄瑄雖以天下為己任而多引拔名士鄙棄庸流人多怨之識者論其專為迂濶比晉之王衍帝繇是疎之瑄復上疏自請將兵克復兩京帝許之瑄既領軍悉以戎務委李楫劉秩二人儒生效古法用車戰賊順風鼓噪牛馬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止存千餘人帝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乃宥之待瑄如初

按用人勿疑疑人勿用肅宗既疎瑄而猶以爲大將軍是鄭文之遺高克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瑄以讒見疎而以討賊自效是騎劫之保聊城也君臣胥失之矣且瑄所任乃劉李二人以速之敗世謂儒生不可用非眞儒耳畫虎之譏謂何

至德二載酈安慶緒盜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性益躁暴嚴莊與安慶緒謀夜遣闍豎李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卽位

以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復兩京平海內則無官以賞之奈何泌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於周隋皆然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繇是賞功者多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鄉使安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旣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帝曰善。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於朝士僮僕稱大官而執賤役名器之濫至是極焉

按人君所以馭天下者惟名與器名器濫施則必小人倖進而君子恥與之同列雖有爵賞不足以勸矣然唐猶以有功而濫賞亦不至無功而賞且以罪爲功而賞也

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

廣平王俶與回紇葉護克復東京帝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繇卿再造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表累請避位還東宮不許

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惟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

矣。既而張鎬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以假威權

時李光弼亦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果復叛
右記克復兩京臣謹按祿山入長安大搜民間財

物已知逆賊之不終然使將兵者非郭李其人亦

何以奏克復之效如此之速乎

乾元元年戊戌初置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帝以子儀光弼皆

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

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宦官典兵自朝恩始宋內翰范

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

師闔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宦官者為之主是

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

六萬衆棄之其按開府三司已處非其據况觀軍乎此是肅宗第一亂

政迄於唐亡

二年己亥二月東京復陷時既立觀軍容使諸軍實無統帥

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兵圍鄴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

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

史思明殺安慶緒

以太子詹事李輔國掌禁兵輔國自帝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嘗居內宅制勅必經押署然後施行

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冰至凡小人以小忠小信媚其君者即異日招權納賄之漸也權賄之不巳必且刼制之篡奪之而後已肅宗之始以李輔國爲行軍司馬未幾而掌禁兵專制勅未幾而使肅宗

不得事其父不得保其身人君於用人之際可不兢兢與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帝帝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

右記宦官典兵之禍

臣謹按郭李旣克兩京則中

興之業十舉八九矣一旦有魚朝恩之觀軍遂有九節度之潰使郭李再費收拾致河北不靖迄於唐亡則宦官之禍也

上元元年庚子上皇居興慶宮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帝日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上不聽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如西內帝泣不應會帝不豫秋七月輔國詔稱帝語迎上皇

如西內居甘露殿上皇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帝初猶往問安既而帝亦自疾遣人起居其後帝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初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涕下然畏張氏尚不敢詣西內范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為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况能保四海乎

上元二年辛丑李光弼將兵攻維陽敗績

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由是中使繼督出師光弼不得已與僕固懷恩將兵攻維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

按古之命帥也曰闕以外將軍制之蓋臨陣呼吸之間其為謀甚祕雖佐從有所不知而君命遙制之未有不敗况闕宦乎

史朝義殺思明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其部將駱縊殺之朝義即偽位封郭子儀汾陽王出知朔方河中等軍絳州諸軍剽掠不已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等軍副元帥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誅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繇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按史臣裴埶謂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人不疾此定論也三代以後將相之所難子儀獨能然者何也蓋天寶之末外潰內訌天子西狩唐室若贅疣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輾轉逐北誓不還顧再造王家功高千古而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卽日就道無纖芥嫌疑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初與光弼隙受命爲帥下階釋怨總繇推誠待物物無不服所以田承嗣望西而拜懷恩懷光渾瑊皆出麾下至貴爲王公頤指役使於前天下以其身爲安危卒以功名富壽終與方召媿烈忠誠之積也

上皇崩帝以寢疾發哀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李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后於別殿尋殺之丁卯帝崩代宗卽位命盜入輔國第竊其首及一臂而去

右記兩宮之釁

臣謹按肅宗收兵靈武光復舊物

豈不誠中興令主哉然知李泌之賢而不終其用獨信任李輔國則始終不衰以輔國有從龍舊恩也以郭李之勳而受讒魚朝恩亦輔國表裏爲奸致之甚而玄宗不得正其終代宗不得正其始幾亦身且不保則近小人之禍也蓋帝才足有爲而器識不足卽李泌雖一時之選亦非天下第一流人則居恒所與爲布衣交可知故靈武之役旣

不免失之草草而及夫成功以後則志益已荒矣
安能克臻令終之美乎

贊曰天寶之亂授之至德收兵靈武兩京迅克桓桓郭
李再造唐室泌亦布衣左右厥辟哲彥旣疎內庸讒賊
表裏擅權彝倫攸斁彼昏不知付之太息因事立功肅
宗奕奕

